

花思季



宁峻弘 著

黄河出版社



HUASIJǐ



花思季

宁峻弘 著

黄河出版社

责任编辑◎武景生

封面设计◎张宪峰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思季/宁峻弘著. —济南: 黄河出版社, 2008. 11

ISBN 978-7-5460-0007-7

I. 花… II. 宁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— IV.

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69109号

书 名 花思季

编 著 宁峻弘

出 版 黄河出版社

发 行 黄河出版社发行部

(济南市英雄山路 21 号 250002)

印 刷 山东信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规 格 880×1230(毫米) 1/32

9.125印张 180 千字

版 次 2009年3月第1版

印 次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60-0007-7

定 价 22.00 元



【花思季】

内容简介

主人公张孟然是一个生在现代都市里、上祖三代皆为名医的中医世家。因此，其父意欲子承父业，逼其玩世不恭的儿子学习中医。怎奈，生性对学医有抵触情绪的儿子，不但没有继承上祖的衣钵，反而耽误了不少学业。在亲人的期望和失望中，张孟然竟然独辟蹊径，虽然读初中时六门功课不及格，却在闲暇之余写了一本畅销小说，成为一名少年作家。

面对荣誉、赞誉，张孟然迎来了一个又一个崇拜者、追求者。在面对现实和世俗的人生重大考验面前，他选择了… …

作者以朴实的文风、细腻的情感、入微的描写，刻画了一群生活在现代都市里的学生如何对待荣誉，怎样理解爱情、竞争和人生。



【花思季】

一

张家三世为医，独得张孟然一子。张父见儿子生得眉清目秀，便取为一个“淼”字。闰土那孩子五行缺土，这附近的人，大多以为他很缺水。张父闻后，心中十分不快，便找人测字。测字的先生说，“淼”这一字，水多成涝，颗粒无收，断定将来不会有什么大出息。张父闻此，顿时变成了张恨水，急着要为儿子改名，于是，又想作一字希望儿子长寿。无奈“张万年”被先用掉了几十年，这名不敢再用了，转念又想，若取名也能跟长寿扯上关系，那“李龟年”至少也该活一千年了。还不如益其前程，便取名“孟然”，希望像孟子一样流芳百世。

张家乃医香世家，上祖皆为名医。无奈张父一代受鲁迅的熏陶，弃医从文了。这曾学过孔孟之

道的，不可不知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当老子的不喜欢，儿子自然没有被逼去学的道理。不过医学奇杂可以不学，老祖宗的家底还是不能全部荒废掉的，于是，那药中百味，张孟然也不得不一一记住。

中国医史文献里的药名大抵是怪的，张父不学无术，首次讲解便被几个问题卡住。“霸王鞭”这药名起得相当伟岸，张父都被吓了一跳，险些以为是西楚霸王项羽的，“海狗鞭”够厉害的了，无奈与伟人的相比，也是鞭长莫及，从生理学上彻底推翻了“狗眼看人低”这一理论。“马鞭草”惨遭魔掌，张父怕“鞭”出现的次数太多，儿子会对“鞭”一见如故，阉人成性，凡有“鞭”的皆要统统割掉，绝不手软。结果“马鞭草”被割的只剩下“马草”了，犹如我国古代宫廷里的太监一样楚楚可怜。“淫羊藿”培元固本，本质上没有什么隐义。无奈是以一个“淫”字起头的，真可谓万恶淫为首，这个也该死。

张父处理完中草药的后事后，又教儿子转攻医学治疗。结果“死精不育”、“死胎不下”等一大批优秀的男性科妇产科疾病步了中草药的后尘，统统被铲除掉了，保障了我国计划生育事业的长足发展。无奈张父势单力薄，而要删除的工作量太大，泌尿科里“尿频尿急”的人挤得比公共厕所里的还多，肿瘤科绝大部分已被“卵巢囊肿”和“子宫肌瘤”占尽了，五官科里不幸有“色盲”，肛肠科

里有“肛裂”，皮肤科疾病很无辜的又涉及了“湿疣”、“疱疹”。神经科离的算是够远的了，无奈牵扯上“肾上腺性激素”和“内分泌性紊乱”。中医几千年来的常见病例被张父斩杀得所剩无几了，好在还幸存了儿科，小孩子应该是天真无邪的，不料越安全的地方越危险。张父偶日翻书，竟被“小儿阴缩症”、“睾丸鞘膜积液”、“小儿龟头水肿”吓了一跳，不想病魔已渗入少年儿童之中了。武侠小说告诉我们，小孩子也不能放过，这三个算完了。所幸他还没有看到过“龟裂”（因干燥而导致局域呈现龟纹状破裂），否则定会误作“小儿龟头肿裂”直接抹杀掉。

于是，张孟然在张父的教导下整日都是“柴胡、味苦、性平、无毒”，“月水、味咸、性平、无毒”，“人精、味甘、性温”的背。托张父的无知，尚不知“月水”和“人精”就是“月经”和“精子”，更不知这些东西也能拿来入药，故逃过厄运。足以见得李时珍先生够辛苦，连“月经”和“精子”都能写出是什么味来，乃是我国独领风骚的真正价值体现。张父早年有个朋友，是个庸医，误诊多次。如今边开药铺边搞丧葬事业，一手包办，生意兴隆。前些日子村里的人都死得差不多了，杀人有暇登门拜访，见张孟然颇有医骨，想要栽培栽培。张父连忙推辞，生怕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孟然从此与医无缘。

张孟然本想作那张仲景，救济天下。眼看张仲



景做不成，张仲永倒是绰绰有余。随着年龄渐长，张父也对其不抱有什么希望。深知希望越大，失望也越大。张孟然倒落得清闲了，不必再受当年的身心折磨，心情轻松了不少，生平所学基本荒废，整日沉迷于电视。张父曾经抨击过当代教育，只是抨击而已，却不敢有实际的行动。不想如今儿子竟步了自己的后尘，以分数来反抗，心中也不禁暗暗着急。

张父过去只是部队的一个小科长，闲余时间还可以辅导张孟然的功课。现在转业到公安局混上了副局长，工作却忙得不可开交，整天被一堆的活压得透不过气来——什么执法档案大检查、大练兵活动、百十一考核，还要天天背诵“全面贯彻精神”、“深入贯彻雷锋精神”等相关文件，长此以往下去，雷锋都要累疯了。光工作还不算，还得陪着其他单位的领导在外面吃喝。自古的领导大多是能喝的，酒桌上一窝的老家伙，年龄最大的当属桌子中央的那盘红烧王八。张父暗自为那王八鸣不平，想必那王八在天之灵也相当郁闷，活了大半辈子了，妻妾成群，十世同堂，眼看就要成精了，到头来却被几个才活了半百的小伙子给煮着吃了，天理何在？吃王八的钱哪里来呢？时下虽然流行超薄，笔记本电脑要超薄的，卫生巾要超薄的，为官者的脸皮却不能要超薄的，要厚着脸皮从公款里凑。张父起初还好，逢酒就推，无奈半年下来领导们纷纷都有意见了，说他没有上进心，工作态度不

够积极。张父不明原因，偶日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
一篇文章，那文章写道：

不会喝酒，前途没有。
一喝九两，重点培养。
只喝饮料，领导不要。
能喝不输，领导秘书。
一喝就倒，官位难保。
猛喝嫌少，人才难找。
一半就跑，升官还早。
全程领跑，未来领导。

其实酒这东西也并不是人人都能喝的。有的人脸越喝越白，有的则喝酒上脸，越喝越红，张父就纯属前者，只恨自己没关羽的命那么好，还没等喝就能上脸，乃是被主公误以为是卖命喝酒的典范。张父因此大受启发，顿时下定决心要向未来领导进发，从此端正了工作态度，半年下来就喝到了“半斤不当酒，一斤扶墙走，一斤半以后是墙走他不走”的境界。连年被单位评为先进能手，时常代表单位的形象与其他单位的先进能手进行切磋，升职自然不必说。

然而如今张父见儿子不用功，无奈自己又没太多时间来管，没办法了，只好把电视封掉。张孟然的兴趣爱好又由电视转攻到小说上。张父怕儿子沉迷其中，又把书统统没收掉。不想儿子的天性里有



写作的天分，初一的时候就挥洒了一篇《绿痕》，文章的煽情部分写道：

我时常可以看到父亲那充满忧郁的脸庞，那是刻画在所有警察脸上的忧伤，他们在为谁而忧郁呢？看到儿子六门不及格，眼看就要蹲班了，他们不着急；忙到半夜12点才回家，嫂子不让进门，每次蹲在门口一句“我下次不敢了”蒙混过关，他们不着急；听说嫂子打麻将输钱了，着急了，打麻将赌博是违法的，绝不能像自己一样一句“我下次不敢了”蒙混过关，家人犯法与外人同罪，决不姑息，虽说下次晚回家“我真的再也不敢了”可能都没用，得在门外蹲一宿了。看到了渔家姑娘不小心摔倒擦破了点皮，他们就更着急了，争先恐后的，回家还得跟嫂子解释姑娘才八岁。如果姑娘十八岁，他们一定会自觉地发扬老黄牛的谦让精神，把深入人民群众的机会留给年轻的同志，让群众满意，让嫂子放心。听说黄河发大水了，他们整天干着急，捐款捐物的。自己家水管也跟着黄河漏水了，老鼠都会仰泳了，金鱼都快淹死了，他们比自来水公司的还不着急。为人民而忧郁，才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美……

张父被拍中了马屁，乐滋滋地把书还给张孟然，说多看看课外书对孩子的发展是有好处的。可见拍马屁这种东西，旁人一眼就能看出来，而被拍

的人却是发现不了的。孟然得到了小说更加爱不释手，平时读的多了，闲暇之余自己倒也练练文笔。日作成癖，散文的篇幅远远不够自己发挥的了，好像有种大烟瘾上来时只找到根儿香烟抽的郁闷。于是，字数狂增，驷马难追，那“吟安一个字，捻断数颈须”的卢延让恐怕定要望尘莫及。不过这卢延让尚不算最强，那写诗慢得能把乌龟气吐血的“两句三年得，一吟双泪流”的贾岛更是无人能比。而且写诗写到流泪，可谓境界。最后得出的结论是，贾岛三年里不光学卢延让拔胡子，恐怕颈须拔完后连腿毛都拔了，痛得流泪。

张孟然读书有暇，写了本小说。拿去给张父一鉴，其父说文笔花哨得很，颇为不赏。寄于出版社，反倒颇受赏识，说他年少老成，将来必有大为。那书不出几个月便出版了，张孟然一夜成名，成为举国闻名的作家。张父张母过去一天到晚吵得鸡犬不宁，如今也跟着鸡犬升天，却更是斗得永无宁日，都说儿子像自己。这当家长的都这样，一看儿子有出息了就说像自己，一看儿子被派出所的抓去了就说不知他像谁。张母本以为张父有才，可沾个名人的光。不想这张父不是个当名人的料，却是个生名人的料，乃是我国男人们所谓的“有种”的具体体现。失望越大，惊喜也越大。张孟然十年不鸣，一鸣惊人；十年不飞，一飞冲天。张父说是怕耽误张孟然的学业，便不让张孟然出面，整天把他关在屋里补习功课，自己倒是在外面抛头露面。张

孟然那稿费与出版社三七分成，钱多的可以糊墙。

张母过去是一家制药厂的厂长，药厂前两年自发研制出了“痔必得”系列，满大街的发传单。张母自己也患痔疮多年不愈，但为了促销，便亲自乔装混入痔疮群众的队伍中，张口闭口就是“同痔们，我多年的老痔疮就是用了‘痔必得’胶囊才治好的，效果真的很不错呀！”。张母如今不必再跟着骗人，心情也豁然了不少，望着一张张百元大钞，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。于是，那“富贵不能淫”顿时改成了“富贵不能吟”，有钱这事是万不可跟别人说的。被贼惦记着尚好，被如狼似虎的远房亲戚知道了可就惨了。依她的箴言，“远房猛于贼也”。

张家有钱后的显著象征就是先把便盆换成马桶了。然而张父苦日子过惯，一时坐着拉不出屎来，一个月下来始终如一日的蹲在上面，形象着实比较夸张。根据物理学原理：首先，一块石头离水面越高，所喷起的浪花就越高。其次，在同样高度的基础上，那块石头越巨大，喷起的浪花就更高。这就是蹲马桶的人为什么通常会被喷得满屁股是水的原因了。

张孟然所在的这个学校有两千多人，是市里的重点。前几年学校里的老师打骂成风，引起了学生、家长的不满。有几个有权有势的家长告到了教育局，教育局的领导吓得不敢吭声了，当场允诺要改革校风，于是，辞掉了几个典型以平息众怒，

张孟然这个班的英语老师就是其中一个。原本这教英语的老师是个女的，“最毒妇人心”一词在她身上发扬光大。英语老师擅长罚写，常说的一句话就是“这个单词你回去抄两千遍”。这天下教英语的都惯用此计，而且罚抄的数量一个比一个狠，足见天下乌鸦一般黑。不过这在行规里叫做英雄所见略同，好像一只蛤蟆用生物用语来描述也便成了蟾蜍。酷刑当道，于是，时常可以见到班里有人双管齐下，奋笔疾书。班里有个特困生，要说现在的孩子交不起学费了，也不能自寻其咎。国家免了不少学费，无奈又把学生当猴耍，学杂费猛增。张孟然所在的这个学校，每年都为那几个特困生公开资助，且属上台领赏的那种形式，以显学校英明。那几个特困生从高一领到高三，仿佛连上了三年的春节晚会，全都混了个脸熟。再加上现在的时代也变了，中国人都像加拿大人，吃得好的都竖着长身高，吃得差的都横着长膘肉。几人齐刷刷的往下面几千人的台上一站，感激得两腿直哆嗦，人本来就一个个横着长得跟衡山似的，再站成一排连的像祁连山一样，那高矮胖瘦，可谓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”。如今这特困生自谋出路，专以替人罚抄为职闯出一条致富的道路来，不必再受当年上台丢人之苦了，一年下来倒也收获甚佳。岂料如今学校竟换了老师挡了其财路，大有一种岳飞“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”的冲动。张孟然则太平许多。只是最近盗版书籍太严重



了，再加上人一出名就成为盗版书商们的焦点，心中不禁郁闷。于是，前些日子他给出版社寄去一封信，信中写道：

陈总编，您好：

我是张森，一直以来与贵社合作十分愉快。不过最近书籍盗版太严重了，否则销量必会大增。所以我认为再用‘张森’的笔名发售略有不妥。不知取作‘李文逸’可否，请商洽。

几日后旗风出版社寄来一封信，信上写道：

张森同学，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本出版社的支持。目前，书籍盗版的确很猖獗，本社认为您的建议可以采纳。另则，5月23日本社欲召集优秀的文学少年数十名参加全国新思维作文大赛选集《我们这一代，镜子中的自我》的联名签售活动，著名的少年作家蔡小文、陈邵菲等也会同台出席，希望您届时能够参加。本次活动将与浙江艺术学院联手举办，活动结束后由学院安排绍兴及奉化的全程游览，希望您与出版社及时取得联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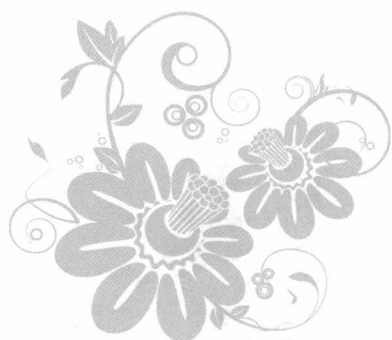
张孟然看完信后忙翻日历，5月23日恰好是周三，不用上课了，兴奋地马上告诉张父。张父一方面怕耽误儿子的学习，另一方面怕儿子身份暴露，一脸的不高兴。孟然说保证不会让出版社公开自己

的身份，回来以后一定发愤图强，张父拗不过，才勉强答应。



花
思
季







【花思季】

二

这次售书活动来的文学爱好者很多，其实都是逃学爱好者，不约而同地算好了时间，所以基本到齐。签售当天参观的是绍兴，那里扑鼻就是臭豆腐的味道，不幸半路又下起了雨，于是，鲁迅的家遭了殃，被塞得水泄不通。旅游团因为体积庞大，速度不及游人们，被晾在外面淋雨。

而第二天的奉化之行是拟定在溪口的，那小镇因蒋介石而闻名，引得中外游人如织。旅游那天为了避免类似的事情发生，团长给才子们都划分好了组。张孟然、乌文琪和余光潜被安排在一组。三个大男生凑到一起，自然很是扫兴。一下车，三面都是山，显得比较空旷，只有一位老翁赶着两头猪从学生队列前走过。通常在电视里见过吴孟达的人要是真见了吴孟达，一定会手舞足蹈地喊：“吴